

脫軌的星子

木喬

這兒不是候鳥棲息的國度

而是曠野禱鐘凝成的一片蒼白

蒼白的鄉愁

當我把過薄的晨霧雕成赭紅橡葉的樣子時

這是何等的幸運

熟眠整個惺忪的早上

不願傾聽陽光是如何敲響窗櫺

一切都依然，依然如最神話的童年

幾年前，掉在淡水河邊的鞋印，仍舊

交換著流浪的方向，錯韻疊落

有一雙是最纖細的

左脚是夏季

右脚却已染了秋天的迹輪

怨懟的水聲是最難遣的記憶哩！

但她如何聆聽？掩耳？抑或抵嘴？

小徑在沈重的步伐下慵懶挪移

踩響孔廟的台階

看肅穆的銅門鏗鏘而立

頂邊鬆紅的雕樑是一種古思的色彩

這都無所謂

我們倚柱而坐

這兒不是宮宥深苑

這兒是整個遼闊的宇宙

聲音在唇邊低迴或夾雜舒卷的笑聲

有幾隻倦鳥掠過

我不曉得什麼叫莊嚴

只關心風是往那個方向吹

像煙一樣，幾朵雲絮在天外

此際，在晚熟淺淺黃暈的燈下
該寫一封地老天荒的長信，或是
緊貼你半側精巧的身邊
捎一片含蓄的低迴
而你已在遠方的國度

十月八日

最後一節下課，請稍稍等等
在彈指間的傍晚

盯著她的背影，她從那條巷子，我從這邊穿梭
在交叉處碰頭，一種蓄意的偶然

當炫然羞澀的目光迸得觸及，一切都沉默而無言
該從那兒說起，該如何微笑
不是每次都能厚著臉皮說話

十月溫煦的陽光在我雙頰悸動
這是一條很短的窄巷

取出給她的新詩，打發凝凍著呼吸的緘默
向風中朗讀，女孩，施捨我一個喝采吧！

第一篇是我的童年，第二篇是墮落的方式
第三篇，是我們的傳說

一個古老而遙遠的傳說，懸在如扁舟竹葉尖上
我實在有說不盡的話，詩那兒夠呢？

緘默有時也是消遣

那時讓我在她濃密的髮際

尋覓一種叫多愁的感覺

四點四十七分，歲月裡滿無助的雙眼

不曉得何時開始，亦不曉得

何時結束

走出孔廟，道別之後

回來的路却驕然拉長，拉得好長

墮落的方式

在千萬次死亡之後的另一次死亡

之後，仍是一種麻木的靈魂

吶喊是氫氫裡的氧氣

附著每次不自主的呼吸

循著血液的搏動

在歲月之外去攫取叫無知的幸福

古銅色冰冷的牆上雕著年年相同扭曲的笑靨

在千萬次死亡之後的另一次死亡

之後，仍是一種麻木的靈魂

上次我不是回答妳有些東西是無法知道爲什麼，我的回答是有點兒搪塞，但基於我們相互自尊的需要，不得不如此。說來或許妳不信，我一直執迷我的想像，這是何等美好，想像常會帶給我一種莫名的幸福感，雖然大部分都不真實，不過我倒寧願相信這個世界的一切是如何在我充滿想像的眼中塑成它的形象。

我早就意識到，有時我離現實太遙遠，要不然又何必接受心理治療。如果大家都正常，那我就不正常，但若我正常，那大家就都不正常。回到現實世界也是一種充滿好奇的經驗。妳大概能察覺到，大部分我們仍受到一些情緒、傳統或社會的價值觀念的桎梏，但我並不是標榜反叛，只是渴望能率性的做些想做的事罷了。我真正想向妳說的是：讓我認識妳是一種坦然的歷程，這沒有絲毫特定的企求與目的，正如讓我們說說自己是如何的生存在這個世界。

× × ×
這是在認識妳之前對妳的感覺，我仍然清楚記得。認爲以幻想邂逅一個奇蹟，不過妳可能說它荒謬。

薄暮淺淺

守著青石街道的孤漠

遠方，有人緩緩走來，走來

翻好我風亂的衣領

打起向晚的油燈

在秋季年年相同的夢境裡

我們都已活了幾千年

怎麼？生活給妳什麼感受？妳對未來企求什麼？爲誰企求？爲妳自己？抑或爲妳自己亦沒有察覺的一種社會價值模式？沒想到這些，就不要去想。

× × ×
我知道，如果我的心境能一直維持在一種和諧與寧靜的狀態，正如現在一樣，我必定能告訴妳許多許多的事與我

週遭的一切。但有時我總會執迷在一種強烈的感受中，那時我能告訴妳的將是一種內心的喟嘆。

我真的很滿足現在能真正擁有的一切。可能的話，我會將週遭的怨懟與懊悔丟得更遙遠點。我真的不知道到底能帶給妳什麼，如生活的一些信念或一種對生存的充實感。這說起來，是有些茫然。

還是讓我在放學後陪妳走那短得不能再短，回來又拉長的那小巷好；看看西天偌大的夕陽是如何落下，或輕巧觸及歲月是如何在腳底下挪移的那種感覺與無助。

剛剛我在窗外驀然吸了口寒嚟，冬天這回真的來了。

十月二十二日

我總算發現，在想像中，生存以一種被過分誇大的戲劇姿態存在。我一直把我的週遭套入一個如戲的理想模式，以幻象和如願想法去刻劃人物和每個過程。我曉得我很認真與執著。但這種祈盼的荒謬並不亞於柏拉圖解釋天體運行的唐突。雖然我必須忍受分析之後，幻象的消滅和自尊受挫的打擊。

十月二十五日

我就要走了，我不知道，是否該有哀愁的感覺。在異鄉，蒼茫的暮色是最難遣的記憶，三分鵝黃與七分湛紫。

我無法忍受祖父在暈黃的燈下，在風中看著我離開，啞泣是否會讓我好過些？

十月二十七日

至今我心中仍留有一抹理想和現實差距的荒謬感，過去我就一直在懷疑，我所受的教育帶給我的究竟是什麼？一種對知識奧秘的好奇？抑或清明的理智？當然我這些問題無法脫離因受挫而反抗的成分，但我真的懷疑教育為我們鋪的生命道路是什麼？過去要我認同社會的價值觀與傳統的模式是何等的困難，我一直有被孤立與拋棄的感覺。我是渴望奧秘的知識，但又不願受學校制度的束縛。所以，我更招出許許多多的哲理來支持反叛的意識。其實，我是多麼渴望像妳的生活，我猜想，那是單純的世界。



我渴求的不是我投射的幻想和形象，而是真正的人物，是我自己與過去的記憶。我無法忍受傷害別人絲毫的罪惡感，說得確切點，我真正無法忍受的是自己內在世界的脆弱。有時我必裝得冷漠，這正和我怕人難堪而讓自己扮演小丑一樣滑稽。

一直想讓自己相信，我不再企求什麼；有時也會向朋友說我再也企求什麼。天曉得我到底在掩飾什麼。這回我不願再當流浪的吉普賽，早已聽倦噓嘆的馬蹄聲與漂泊的口哨。

昨天下午，我突然怔忡於庭院枯樹幹上初冬驀地照臨的陽光，因為我想到相聚和離去正如死亡和誕生相互存在一樣。向晚，五點九分，我來到這個小小的湖邊，想嚐試找到另一種荒謬和遺世

的感覺，再也沒有比這種感覺能讓我發現自己是真的生活著。看一回凝僵的湖水，或聽聽風聲。

從沒有想到，我竟會如此執著去分析我的感情。或許怕重蹈覆轍，或想生活得更好，因為我剛從心靈監獄中被釋放，重新呼吸自由的空氣。一切教我怎能遺忘。假若宇宙是無限的話，那人與人的邂逅該是多麼的幸運啊！我總會被鄭愁予的詩句感動；

我們同槽拴過馬

如今却又交換著流浪的方向

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

我不是歸人

而是過客

一切都不該叫錯誤。我不希冀永恒的東西。因為，如果我們稍稍理性些，那我們會同意，最大的幸福是緊緊珍惜此刻小小利那所真正能擁有的。

我至今才明白社會對與錯不是個人如願想法所能決定。妳問我，白痴幸不幸福？有時白痴和無知的人們和被栓著的猴子一樣幸福。因為世上還有一些像我一樣，只是叫得比較大聲而差點沙啞的動物。

承認真象有時是困難的，但否認卻是最愚蠢的。請聆聽我細說；一切的改變雖然是我內心漫長艱辛的歷程，但我卻能察覺，是妳，是妳給我一個機遇而

全部的醞釀都在我自個兒內心發生。看到妳的朋友脫離心靈模式的桎梏，妳該爲我慶幸。我不是說我已成長至能解決一切面臨的困難。不可能，最主要的意義，是我思考方式的改變與對某些不愉快的情境重新經驗。其實我還是喜歡有點悲劇味道的日子，平靜無波的歲月是白痴的專利。我早厭倦人與人之間的表面接觸與群眾的喧囂，有時，我想試著去咀嚼孤獨，但我不能；正如我無法全然爲別人而活一樣，我亦無法全然爲自己而活。

聆聽傳說，我們可以屏氣凝神去想像，因爲傳說是發生在我們自身以外遙遠的故事。如妳願意，就把我說的，當成傳說，但這卻是真實的，且正向著妳說——

× × ×

我固執着而退怯了，一切並非思考就能解決，因此，幻象依然存在。

在孔廟巍巍城門下，我有一種被時間蹂躪與無助的感覺；但是這種感覺只有人類中的較高品種才能感受得到。妳是不必容忍我的堵塞，因爲我不能總是讓自己或妳以爲我一直是對的。我實在不知道還有什麼方式能把我的歇斯底里

表達得更婉轉，不過我似乎更不願改變自己。

× × ×

或許我能夠感受到守在書房那抹靜謐的氤氳。並不是白花的陽光不能再對我有絲毫的誘惑，更不是無助的孤獨感。陽光，傍晚從窗縫篩進來的就夠了。

我說生活充實，那並不意味全然是快樂的感受，而是面對過去曾逃避的問題，如果我想再呼吸下去的話，那就不能逃避，逃避就是退化。

是不是身體又有故障了？地球上的人類都會如此，但請好好保重，因爲我們都希望能在未來的歲月能呼吸得更舒暢。

後記

然後，沒有結束也沒有然後了。有回聽說你已棄學從商，是否？那些曾經糾纏你甚久的現實與幻象早不復存在，我不曉得。千百種思緒翻湧，幸而它已離去，祇是我終生的宿命。祝福你，我的朋友！

大多數的人就像是落葉一樣，在空中隨風飄遊，翻飛、蕩漾，最後落到地上。一小部分人像是天上的星星，在一定的路途上走，任何風都吹不到他們，在他們內心中他們有自己的引導者和方向。

※

一切意見都沒有意義；它們也許是美的或醜的、明智的或愚蠢的，任何人都能接受它們或拒絕它們。

※

我相信，在每一樣事物的本質中有一些東西，那些東西我們不能叫做學習。世上只有一種學問——那種學問到處都有，那就是「自我」。

——選自「流浪者之歌」——